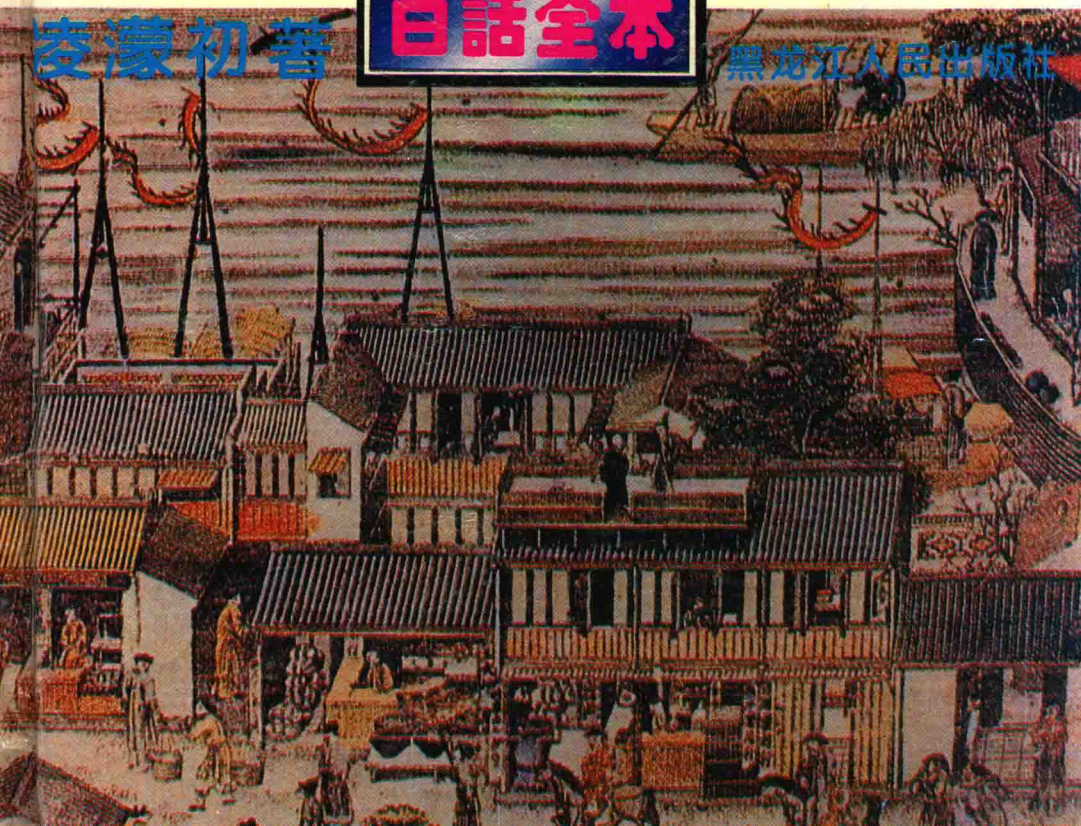


初刻 拍驚奇

白話全本

凌濛初 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白话全本

初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 著
司徒江河 编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钱 晔

封面设计:王 绘

白话全本 初刻拍案惊奇

凌 濛 初 著

司徒江河 编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工程街副 79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8.875·插页 4·字数 500,000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7-03006-1/I·478 定价:(二拍二册)42.00 元

目 录

- 第一卷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 1
- 第二卷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19
- 第三卷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37
- 第四卷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岗纵谭侠 47
- 第五卷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61
- 第六卷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72
- 第七卷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92
- 第八卷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105
- 第九卷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118
- 第十卷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129
- 第十一卷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144
- 第十二卷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162
- 第十三卷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梟成铁案 174
- 第十四卷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187
- 第十五卷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199
- 第十六卷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212
- 第十七卷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224
- 第十八卷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252
- 第十九卷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268
- 第二十卷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283

第二十一卷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308
第二十二卷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	319
第二十三卷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333
第二十四卷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347
第二十五卷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363
第二十六卷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375
第二十七卷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390
第二十八卷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406
第二十九卷	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417
第三十卷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438
第三十一卷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449
第三十二卷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473
第三十三卷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487
第三十四卷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	499
第三十五卷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519
第三十六卷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534
第三十七卷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郢州司马冥全内侄·····	547
第三十八卷	占家财狠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557
第三十九卷	乔势天师攘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570
第四十卷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583

第一卷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期胡指破鼃龙壳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这首词是宋代朱希真所作。咏叹人生功名富贵由天决定，奉劝世人图个眼前快活。从古到今，一部十七史中，曾涌现出多少英雄豪杰？可是该富的却穷困一生，该发迹的却郁郁不得志。纵使有下笔千言的文才，用不上时，几张破纸只好用来扎酱油罐子；纵使有百步穿杨的武艺，用不上时，几支箭杆也煮不熟一锅饭。可恨的是那帮呆头呆脑的蠢人，生来有福分，尽管没有文才也照样金榜题名；尽管武艺平常，也照样享受高官厚禄。这就是所谓的天命。俗话说得好：“命若穷，掘着黄金化作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一切都掌握在命运之神手中。所以吴彦高又有词句咏叹此事：“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都如许！”僧晦庵也有词句咏叹此事：“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也说：“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个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照这么说，就没必要苦心去学文习武了！懒惰的，没必要去经商，天上自会掉下馅饼；败坏的，也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不是给那些有进取心的人当头一瓢

冷水吗？大家哪知道，假如家中出了个懒鬼，那是命里该受贫穷；假如家里出了个败家子，也是命里该受苦了。这是人之常理。俗话说，有规则就有例外，也有那一夜间就成暴发户一夜里就变成穷光蛋的事。出人意外，让人难以预料。

宋朝汴京有个叫金维厚的人，经商为业，少不了要起早摸黑，早上起来，千想万想绞尽脑汁想做点挣钱的买卖。后来家中慢慢宽裕起来，他就想出了这么一个长远打算：手里头只用那散碎银子。如果有整块的银子，就把它存起来，凑够了一百两，就熔成一大块，用一根红线织成的带子捆好，放在枕头旁边。每天晚上都要抚摸一番才能够安心地进入梦乡。整整积了一生，刚好熔成了八大块。以后呢，随挣随花，再也积不成一百两，他也就死了这份心。

金老头七十岁生日那天，四个儿子都来给他祝寿。金老头看到四个儿子长得整整齐齐，心中高兴，忍不住对他们说：“我靠老天保佑，尽管劳累了一生，日子过得还不错。我平时还特意铸了八大块银子，放在我枕边，永不动用。现在用绒线绑成四对，过些时候选了好日子分给你们，每人一对，做个传家的宝贝。”四个儿子欢天喜地，拜谢了父亲，喝了个痛快而散。当天晚上金老头带着醉意点上床，醉眼朦胧看着排在枕边的银子，那银子白花花地直耀眼，老头伸出手来摸了又摸，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许久才朦胧地睡去。可是怎么也睡不安稳，突然听到床前有脚步声，以为是贼来了。侧耳细听，又好象有几个人在相互推让，不敢上前。床前的灯还亮着，灯火微明，打开帐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色衣服，腰上系一根红带子，弯着腰向前说：“我们兄弟几个，由上天派来，到你家服役。诚蒙老先生喜爱，抬举成人，又不舍得使用我们，我们在你家享了那么多年福，气数已尽。本来想等老先生归天之后，再找个去向。今天听老先生说要把我们分给四位儿子，可是我们跟你的四个儿子无缘，所以先来向老先生告别，我们将到某县某村一个姓王的人家投生，我们还有缘分，还可在王家见上一面。”说完转身就走。金老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吃一惊，翻身下床，顾不得穿鞋，赤脚追过去。老远就看见那八个人出了房门，心里一急，被门槛绊了一

交，突然惊醒过来，原来是南柯一梦。急忙点灯来到枕边，那八块大银子早已不见了。想想梦中所说，每句都是真的。叹了一口气，老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就不信劳累一生，积下点家业就没分留给儿子们，倒平白无故给了别人。梦中说得明明白白，有村名有姓名，还是慢慢再找吧。”当夜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一早起来就把这事告诉几个儿子。有感到惊异的，有感到疑惑不解的。那感到惊异的说：“不该我们得到的东西，到了手也会作怪。”那感到疑惑不解的说：“老头子一时高兴说漏了嘴，昨晚一想又舍不得，所以编这鬼话来骗我们。”金老头见儿子们将信将疑，心里难过，急忙要印证此事。于是一路问到王家来。敲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辉煌，神案上摆放着牛羊猪，主人正在祭神呢。金老头开口便问：“你们家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举行这么隆重的祭礼？”家人把主人请了出来。王老头拜见了金老头，分宾主坐下，才寻问金老头到这里来有什么事？金老头说：“我有一件奇怪的事情，特意到你家来证实一下，一来就看到你家在祭神，所以想问个明白。”王老头说：“我因老妻得了病，算命先生说‘移床病就好’。昨天我老婆在病中朦胧听到八个穿白衣系红腰带的大汉对她说：‘我们本来是在一个姓金的人家，只为缘份没了，所以投身到你家里来。’一说完就钻到床下去了。我老婆惊出一身冷汗，身体舒服多了，病就好了。等到移开床铺，发现灰里面有八块大银子，每块银子中间用红线绑着，搞不清是从哪里来的。这是老天保佑，所以买东西酬谢上天。老先生特意来问，难道晓得一些来历吗？”金老头顿脚说道：“这是我一生的积蓄啊！就因为前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白花花的大锭银子转眼就不见了！梦里也说出了老先生的住处和姓名，所以能够问到这里来。唉！这是天数啊！我也没什么可怨恨的。但还是恳求老先生让我最后看一眼，也了却我一份心愿。”王老头说：“这事好办。”于是笑嘻嘻地走进来，叫了四个书童，每人托一个盘子出来，每个盘子里放着两锭大银，都用红线绑着。正是金老头的银子。金老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挣来的银子，无计可施，忍不住泪眼汪汪，扑塔扑塔地掉下来，轻轻地抚摸来抚摸去，口里喃喃地说：“是我命薄，没福分享受这东西。”王

老头虽然叫书童把盘子拿了进去，见王老头那么可怜，心中不忍。便取三两碎银，用纸封了，送给金老头，就当作分别礼物。金老头说：“自己家的东西都没福享受，怎么敢要你的东西呢？”一再推辞，就是不肯收下。王老头强行放在金老头的袖子里，金老头想摸出来还了，一时又摸不到，弄了个满脸通红，王老头又一个劲地恳请他收下，只得作礼告别。回到家里，把这事一一对儿子们说了，儿子们也只能跟着叹息。说到王老头的为人，想起临行时还赠银三两，可是满袖乱摸，什么也没摸到，只得对儿子们说在路上丢了。原来金老头一再推辞时，王老头一再往袖子里乱塞，塞在外面一层袖子里。可这袖子有个地方断线了，当王老头往袖子里乱摸时，这三两银子早已从脱线的地方掉在门槛边了。客人走后，家人扫地发现了，仍旧是王老头的东西。由此可见，但凡得失，都是命中注定的。不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得不到。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送不出去。原来有的倒没了，原来没有的倒有了，一点也由不得人。现在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一个人实实在在地挣钱却次次亏本，极其贫穷，然而却在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方得了一笔钱财，变成了富翁。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奇事。有诗为证：

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慧不关呆。

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

明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个姓文名实字若虚的人。生来心灵手巧，无论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一做就精通。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都通。小时候，相面的人说他会成为百万富翁，他也依仗自己有才能，不太肯去刻苦经营产业。结果坐吃山空，细水长流，把那份祖业吃得差不多了。后来也知道家产有限，看到别人经商赚钱，常常是获利几倍，也打算做些生意，可是每次都亏本。

有一天，听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便邀人合伙做起扇子买卖来。上等扇子面子比较精致，少不得请沈周、文征明、祝枝山这样的画家涂上几笔，这样一来就可卖几两银子了。中等的扇子，有那狡猾的人，学了这几个画家的招数，模仿得惟妙惟肖，以假乱真，也能卖

出好价钱来。下等的扇子，当然就没字画了，将就着也能卖几十钱，也有的能赚一倍的钱。选个好日子装在箱子里一路赶到北京来。鬼知道那一年北京自夏天开始就一直阴雨连绵，一点也不热，扇子发市很晚。等到夏秋之际，天气已凉下来了，虽然错过时令，幸好天晴，有那爱装门面的子弟要买把苏州产的扇子，好拿在手中摆一摆。有人来买时，打开箱子一看，禁不住叫苦连天。原来北京七、八月份比较潮湿，加上阴雨连绵，扇子上的胶墨又最易受潮，结果扇子粘在一块，揭不开了。用力一揭，东粘一片，西缺一块，那些有字画值钱的扇子一把也没用了。那没字的白扇还能卖出去，可是能值几个钱呢？只得将就卖了，当作回家的路费，倒把本钱给亏了。年年做生意，每次都亏本。不但自己老亏，就是跟他合伙的人也跟着倒霉，所以大伙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作“倒运汉”。没几年，就把个家产花得一千二净，连个老婆也没讨到。每天都小打小敲，混日子过，怎么也成不了气候。但他生来会耍嘴皮子，能说会道，朋友们喜欢他有趣，游玩时少不了带上他，但也只能跟着混饭吃。何况他是大手大脚惯了的人，帮闲队里面又合不来。有可怜他的，要推荐他去坐馆教书，可诚实人家又嫌他游手好闲。就这么高不成低不就，整天没事干。从此那些帮闲的、教书的两邦人见了他就冲他做鬼脸，只是拿“倒运”两个字来取笑他。

一天，有几个做海上生意的邻居合了伙将要出发。为头的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邦人，共有四十多人。他知道了这个消息，心里盘算：“与其这么成天无所事事，倒不如跟他们去海外，看看海外风光，也不白活了这辈子。何况他们肯定不会嫌弃我，这样省得在家里白吃白穿，并且乐得图个快活。”正在盘算之际，恰好碰到张大走过来。原来这张大叫做张乘运，专门做海外生意，认得许多奇珍异宝，为人又豪爽，肯帮助人，所以乡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作张识货。文若虚见了，就把自己的打算一一对他说了一遍。张大说：“很好！我们在海船里，就怕旅途寂寞。有你老兄去，一路说说笑笑，日子一定会过得很愉快。我们这些人，一定很欢迎你。只是我们都带货去，而你一无所有，空跑一趟，未免太可惜了。等我们商量一

下，大伙凑点银子，也让你贩点东西去卖。”文若虚回答道：“多谢你一片好意，恐怕没人肯帮忙。”“让我试试看吧！”张大说完，径自走了。

恰好有个算命先生敲着铁板走过来，文若虚伸手从袋里摸了一个铜板，问一卦看看财运怎样。算命先生说：“这一卦非同小可，先生你财运亨通。”文若虚暗自好笑：“我只是要搭船去海外玩玩，纯粹是混日子，我哪里有钱做什么生意。哪来什么资助，就是有人资助，又有多少呢？卦象上哪来这么大的财气？可见这老头也是个混饭吃的混蛋。”这时，只见张大怒容满面地走过来对他说：“说到钱这玩意就是无缘分。这些人也好笑，听说你要跟着去，没人不喜欢；说到要他们支助点银子，就没一个人吭声了。我有两个好兄弟，一块凑了一两银子，也没法买什么东西，随便拿去买点果子之类的东西吧。至于饭食，都在我们身上。”文若虚接了银子，连声称谢。“快点收拾，船就要开了。”张大说完就走了。若虚说：“我没什么东西，马上就来。”手里拿着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能买什么货呢？”信步向街上走去。只见满街篮子里装的是：

红如喷火，巨若悬星。皮未皱，尚有余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苏井诸家树，亦非李氏千头奴。较广似曰难兄，比福亦云具体。

这是太湖洞庭山所产的橘子。由于气候温和土地肥美，这橘子能和广东福建一带的橘子齐名，誉满天下。色香俱全，只是刚摘下来时，稍微有点酸，后来放久了，慢慢地熟了，非常甜，比福橘便宜十倍。人们把它叫做“洞庭红”。文若虚看见了，正中下怀，心想一两银子可买百来斤，在船上可以解渴，还可送点人情，感谢大伙相助之情。于是买了一竹篓子，雇了个挑夫，和行李一道挑上船来。“文先生的宝货来了！”船上的人都拍手大笑起来，弄得文若虚满脸通红，忍气吞声上船，再也不敢提起买橘子的事来。船开了，慢慢出了海口，只见巨浪排空，雪浪翻滚，日月为之色变。三五日间，船只随风漂去，也不知到底走了多少路。不久到了一个地方，远远望去，只见人烟密集，城廓高耸，知道是到了一个什么大都会了。船夫把

船驶进避风小港，抛锚上岸，一打听才知道叫吉零国，他们往年曾经到过。原来中国货物运到这里，都能卖好几倍的价钱。换了这里的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回倒腾，就有八、九倍的利息了，怪不得大伙拼死都要走这条路。大伙都是常做买卖的，各自上岸，寻找旧相识发货去了。只有文若虚不熟悉路径，又没地方可去，只得留在船里呆坐，突然想起自己买的那一篓橘子，自从开船以来，还没有揭开来看看呢！不知道烂了没有，趁大伙都不在，打开来看看。于是叫水手从舱板底下把那一篓橘子提了上来。急忙打开一看，发现上面的橘子都好好的。到底放心不下，干脆把它们倒在船板上。也是命里该发迹，时来运转。竟把满船摆满了，远远看去红艳艳的，就好象万点火光在闪烁，又如那满天的星斗在发光。岸上的人见了，都走过来问是什么东西。文若虚也不答应，看到有个橘子起了白点，顺手拣过来，剥掉皮就往嘴里塞。岸上看的人越来越多，都齐声惊叫起来：“原来那东西还可以吃啊！”当下就有一个人问价钱，文若虚不懂他们说话，船上的人却知道，随口撒谎说要一个钱一颗。那问价的人揭开长衣，露出那锦红色的裹肚来，顺手一摸摸出一个银钱来。嘴里连声说：“买一个尝尝。”文若虚接过钱，放在手里掂了掂，约有一两重。也搞不清楚这些银子要买多少，也没有秤，不如先给他一个橘子，叫他看看样，于是挑了一个大的非常鲜红的递了过去。那个人接在手中，连叫“好东西呀好东西！”把它剥开来，一阵香气沁人心脾，旁边的人闻到香味，连声喝彩。那买的人也不知怎么个吃法，学着船上人的吃法，去了皮，却不知要把它掰开瓣来，把一大块塞到嘴里，弄得满嘴甜甜的汁水，连核都一块儿吞下去了。吃完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连说“太棒了！太棒了！”又伸手从裹肚里摸出十个银钱来，对文若虚说：“我要买十个进奉去。”文若虚喜出望外，连忙选了十个给他。那看的人见他买了那么多，也一哄而上。有买一个的，也有买两三个的，都是一样的银钱。买到手后都欢天喜地去了。

原来吉零国把银子当作货币，有龙凤图纹的面值最大，依次是人物、禽兽、树木，面值最小的是带水草图案的。但都是用银子铸

成,质地都是一样。刚才买橘子的钱,都一色带有水草图案。他们都以为用最少的钱买了好东西,所以都欢天喜地,也和中国人一样贪图小便宜。不一会儿,三停卖了两停,那没带钱的,后悔得不得了,急忙跑回去取钱。这时已经没多少货了。文若虚也拿班作势起来。“不卖了!不卖了!剩下这点留给我们自个吃。”当下就有人情愿再增一个钱,四个钱买两颗,口中嘀咕运气不好,来迟了。旁边的人都埋怨他抬价。那人反驳道:“你没听见他说不卖了吗?”大伙你一句我一句议论个没完。只见刚才买十个橘子的那个人,骑着青骢马飞奔而来,拨开人群,冲着船上大喊:“不要卖零的!不要卖零的!我全要了,我们上司要买去进贡可汗呢!”看的人听到这话,都远远地躲开了,站在远处观看。文若虚是个聪明人,看见对方来头,知道是好主顾来了。连忙把篓里的全倒出来,只剩下五十多个了。数了一数对那人说:“刚才讲过要留着自个用,不卖了。如果肯加价,就再卖几个。刚才已经卖到两个银钱一个了。”那人从马背上拿下包裹,摸出一个有树木图案的钱来对他说:“用这种银币买一个吧。”文若虚说:“不要这种银币,只要原先那种。”那人笑了笑,又摸出一个带龙凤图案的银币来,对他说:“用这种银币买行不行?”文若虚只要先前那种。那人暗自好笑:“这种银币一个抵一百个,怎么会给你呢?我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你不要这种银币,反要那种带水草图案的,真是个傻瓜。你要是全卖给我,我就再添一个那种银币,怎么样?”文若虚数了数,总共有五十二个;一共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带水草纹的银币。那个人连竹篓都要去了,又给文若虚一个银币,把竹篓拴在马上,笑嘻嘻地上马走了。那看的人见货全卖完了,也一哄而散。

文若虚等大伙都散了,拿出银币来秤一秤,发现每一个银币都有七、八钱,数一数,总共有一千多个,拿出两个赏了船夫,其余的全包在一个包里。心想那算命先生的卦还真灵。乐得合不拢嘴,巴不得大伙早点回来,好向他们吹一吹。

既然吉零国的银子这么不值钱,那些做惯海上生意的人,为什么带那么多绫罗绸缎就是换不回那么多银子呢?原来吉零国人见

到绸缎一类东西都是以货换货，大伙也是要换他东西，这样才能赚钱。假如要银币，他们就用那带有龙凤图案的银币来付款，反而不合算。刚才是买吃的东西，他们认作是便宜买卖。而文若虚却只管论数换银币，所以赚了一大把。这么说来，那做海上生意的干嘛不贩些吃的东西，用来换那面值低的银币呢？这样不是更有利可图吗？还花大本钱去贩其他贵重东西干啥？原来这就是所谓的运气了！也就是说文若虚命里该发大财，偶然带这么个东西碰上了好运气。如果存心贩过去，三五天出不了手，时间一长，非烂个一干二净不可。文若虚财运未通时，卖扇子不就是个好例子吗？扇子还比较好保存，结果还是坏了，何况水果之类的东西。这是没法比的。

等到大伙把各自的经纪人领到船上来发货，文若虚把这事告诉他们。大伙都惊叫起来：“真是造化！我们一块来，倒是你这没本钱的先捞了一大把。”张大更是夸奖个没完：“人人都说他倒运，现在看来是时来运转了。”当下便对文若虚说：“你这些银子在这里买货，很不值钱，除非在大伙的手中批发几百两货物，用来换点土特产，带回家去赚大钱。这总比把它藏在身边作死钱更管用。”文若虚说：“我运气不好，弄点钱做生意，哪一次不是把老本都赔进去了。托大家的福，把我带出来，做成这桩没本钱的买卖。这真是天大的造化。怎么还敢生利钱贪得无厌呢？万一亏了本，再到哪去找洞庭红这样的买卖呢？”大伙都说：“我们都要银子用，货物有的是。大家相互通融通融，一块儿赚点钱，你怎么不干脆呢？”文若虚说：“哎！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一提到买货，心里就发虚，还是守着这点钱回去吧。”大伙都说放着几倍的利钱不要，真是太可惜了。大伙一起上岸，到了店里，把货交了，换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不到半个月，文若虚把那域外风光饱览了一遍，心里也是满心欢喜。大伙把事办完了，一齐上船，祭了路神，吃完酒后，扯帆而归。走了几天，忽然天色大变，只见那：

乌云蔽日，黑浪掀天。蛇龙戏舞起长空，鱼鳖惊惶潜水底。朦朧泛泛，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岛屿浮浮，便似没不煞的几双水鹈。舟中是方扬的米簋，舷外是正熟的饭锅。

总因风伯太无情，以致篙师多失色。

那船上的水手看见起风了，扯起半帆，也不管东南西北，任凭船只随风漂去。远远看见一个小岛，于是向小岛驶去，到近处一看，发现是一个荒凉的无人小岛。只见：

树木参天，草莱遍地。荒凉径界，无非些兔迹狐踪；坦迤土壤，料不是龙潭虎窟。混茫内，未识应归何国辖？开辟来，不知曾否有人登？

水手抛了锚，对船里人说：“耐心坐一会儿吧，看看风势如何再走。”文若虚身边有了银子，恨不得一时三刻就飞回家中，看到停船不走，心里烦躁死了。于是对大伙说：“我到岛上去看看。”大伙都以为是一个荒岛，没什么好看的。文若虚说闲着没意思，不如上去走走。大伙都被船颠得晕头转向，呵欠连天，没一个愿去。文若虚便一个人抖擞精神，跳上岸来。只因走这么一遭，使得“十年败壳精灵显，一介穷神富贵来”。

文若虚见大伙都不去，偏要赌这口气，攀着藤条，只望那岛上最高的地方走去。那岛不太高，费不了什么力气，只是野草棘条遍布，没路可走。好不容易爬到上头，放眼一望，四海茫茫，自己宛如一片孤叶，形单影吊，忍不住掉下眼泪来。想到自己聪明一时，可就是命薄，一生困苦，把个家业败个精光，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来到海外。尽管偶然得到一千来个银币，也不知道命里该不该得到它？如今身在荒凉的小岛上，还没有到大陆，性命都掌握在龙王的手中。心里难受死了。偶然看到不远处草丛中有一样东西高高耸起，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床铺那么大的乌龟壳。文若虚大吃一惊，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乌龟，要不是亲眼看见，谁也不会相信。自己自到海外以来，也没买过海外货，不如把它带回去，也算得上个少见的宝贝。带回去让大伙看看，省得人们常说苏州人空口说大话。况且把它锯开来，各安四个脚，就可以做两张床了。于是脱下两条裹脚带，接在一起，从乌龟壳中间穿过去，打一个结，把它拖到了船边。大伙儿又笑他象纤夫拉纤，文若虚告诉他们这就是他置办的海外货。这时大伙才抬头细看，那龟壳就象一张无柱有底的硬脚床。大

吃一惊，忙问：“这么大一个乌龟壳，你拖过来干什么？”文若虚说：“反正世上少见，带它回去说不定有用。”大伙都笑着说：“好货一件也不买，要这玩意儿干什么？”有人说：“用倒有用，谁有什么难事，不妨灼它一卦，只是没有这么大的龟药。”也有人说：“医生要煎龟膏，拿去打碎了煮一煮，也抵得上几百个小乌龟壳呢。”文若虚说：“不管有用没用，反正是个世上少见的东西，又不花钱，顺手把它带回去吧。”当下就叫水手抬到船舱中来。山下比较空阔，不显得大，等到抬到船上，就越觉得这乌龟壳大得不同寻常。要不是海船，哪装得下这么个笨东西。

大家忍不住又七嘴八舌地说笑起来：“回家有人问，就说文先生做了这么大的乌龟生意回来。”文若虚说：“不要取笑，好呆有个用处，决不会一钱不值。”随他们怎么取笑，只是暗自得意，弄些水来，里外冲刷干净，抹干了，把自己的钱包行李往里面一塞，两头用绳子绑紧，就成了个大皮箱。自己也觉得好笑，对大伙说：“这不是有用处了吗？”大伙都笑了起来，说：“好主意！好主意！文先生到底是聪明人。”

当晚无话。第二天风息开船，几天后来到了福建一带，船刚靠岸，就有一伙专门接海上商人的牙人围上来，你说张家好，我说李家好，拉拉扯扯，吵个不停，都想多为做海上生意的人代销点货物。大伙选了一个熟悉的人跟了去，其余的只好退去。大伙一齐来到一个波斯人开的店里面坐下来。主人听说做海上生意的人来了，连忙掏出银子，叫厨房准备几十桌酒席，吩咐完了，才从里面走出来。

这个主人是波斯人，名字古里古怪，姓玛瑙的“玛”字，叫什么玛宝哈。他专门和做海上生意的人兑换珍宝货物，也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少本钱。大伙都出过海，彼此都很熟，只有文若虚不认识。抬眼细看，那波斯胡人在中国住得久了，言谈举止都中国化了，跟中国人没什么区别，只是鼻子高耸，眼窝凹陷，又喜剃眉毛剪胡子，看起来有点古怪。波斯人拜见了大伙，然后分宾主坐下来。喝完茶，站起身来，把大伙请到一个大厅上。那里已经摆上了丰盛的酒筵。原来按照旧规矩，海船一到主人家，先要款待一番，然后才讲价卖

货。主人手里拿着一付法琅菊花盘盏，供一供手对大伙说：“请大家把货单拿出来看看，以便确定今天的席位。”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波斯胡人以利为重，只看货单，如有奇珍异宝值上万的，就请货主坐首席，其余的人看货物多少，依次而坐，不论年纪也不论尊卑，这是历来的规矩。船上众人谁的货多谁的货少，心里都有数，心照不宣，各自去领了属于自己的酒杯坐下来，单单剩下个文若虚站在那里发呆。主人说：“这位先生以前没见过，肯定是新做海上生意的，肯定买了不少货。”大家都说：“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到海外去玩。身边有的是银子，只是没买货，所以今天只好委曲他坐末席了。”文若虚满脸通红，只得在最后一个席位上坐下来。主人打横劝酒。饮酒时，大家吆三喝六，这个说他有多少祖母绿，那个说他有多少猫儿眼，争强斗胜。只有文若虚默默无语，思来想去，禁不住后悔起来，要是当时听了他们的话，买些货物过来，也免得今日无话可说，真不该把那几百两银子白白地驮回来。想到自己一点本钱也没有，能赚几百两，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难道人就这么不知足吗？叹了口气，坐着喝闷酒。大伙却在猜拳行令，吃得不亦乐乎。主人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看出文若虚心里不快活，也不好说破，随便劝了他几杯酒。大伙都站起来说：“酒喝够了，天色也暗了，趁早上船，明天再来发货吧。”于是告别主人。主人也收拾好了杯盘，睡觉去了。

第二天，主人起了个大早跑到船边来拜访客人。主人一上船，首先看见船上那又笨又大的乌龟壳，大吃一惊，连问：“这是谁的宝贝，昨天酒席上怎么没人提起，是不是不想卖了。”大伙都笑起来，忙说这是文先生的宝贝，还有一个人补充说这是滞销货。说得文若虚满脸通红。主人带着怒气埋怨众人说：“我和你们相处多年，怎么这么作弄我，让我得罪了新客人。昨天让他坐最后一个席位，简直不成体统。”一把拉过文若虚，对大伙说：“先不要发货，等我上岸赔罪再发。”大伙不知他葫芦里卖啥药。有几个和文若虚要好的，还有几个喜欢凑热闹的共有十来个人，一直跟到店里，想看个究竟。只见主人拉过一把椅子，请他坐了首位，然后对他说：“昨天得罪了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